

# 国联调查团与马占山会晤的再认识

陈薇

(江桥抗战纪念馆,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2400)

**摘要:**马占山会晤国联调查团一事,以往的研究常常指责马占山,似有不妥。在不放弃武力抵抗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外交手段,利用西方列强与日侵华过程中的争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敦促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亦为一条上策。国联调查团担负着调查“中日纠纷”的重任,马占山积极与其合作,帮助其弄清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及其制造伪满的真相,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马占山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我们应予以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国联调查团;马占山;会晤

**中图分类号:** K2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958(2005)01-0031-03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结合原始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对国联调查团与马占山会晤的原因、国联调查团的态度及马占山的表现有一些新的审视与认识。

## 一、国联调查团会晤马占山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辽宁、吉林两省守将不战而降,辽吉主要城市四天内相继沦陷。当时身在北平的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边防副司令万福麟为逃脱责任,借口“奉命入关”,“一时不能即归”。担任黑河地区警备司令的马占山奉张学良将军之命代理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马占山一面加强部署、充实军力;一面安定民生、稳定人心。对日本关东军的威逼利诱坚决回击,严阵以待;对张海鹏部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重金悬赏张海鹏首级的同时,对其部属晓以利害,鼓励其反正。

10月16日,日本关东军原指望利用汉奸张海鹏轻而易举占领黑龙江,在张海鹏伪军溃退后日本关东军恼羞成怒,赤膊上阵,11月4日伙同张海鹏伪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直扑江桥。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日伪军的进攻,马占山抱着“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以拼以尽天职”的决心,命令守军奋起抵抗,他的行动立刻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热潮;但毕竟众寡悬殊,不得已,马占山退守克山,在海伦组建

新的抗战政府。

尽管日军取得胜利,但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还相当雄厚,加上全国民众的声援,官兵斗志正旺。因此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并非轻而易举。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已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政府深怕“三国干涉还辽”的旧剧重演,日本关东军改变策略,对马占山采取了积极的诱降政策。

马占山在身处绝境而又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决定与日军讲和,以求暂时的喘息。这时日方假意答应马占山的条件,实则造成马占山“投降”的政治效果。当马占山发现自己已中敌人圈套时,为时已晚。事已至此,马占山只好“假戏真做”,老老实实地“协助”日本关东军筹建伪满。马占山在日军的鼻息下隐忍以待。日方对马占山当然并不信任,但为拉拢马占山入伙,又不得不委以重任。马占山便利用此机暗中准备。

3月中旬,马占山以前派往南京接洽事宜的韩立如悄悄潜回齐齐哈尔(当时黑龙江省省府)。他向马占山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情况,并将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的消息告诉了马占山,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极为兴奋,他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率部出走。

收稿日期:2005—08—12

作者简介:陈薇(1980—),女,河北人,江桥抗战纪念馆馆员。

马占山作为“九一八事变”时期领导抗日的重要将领，同时又参与“筹建”伪满，这样一位重要的见证人，当然是国联调查团应该会晤的对象。

## 二、国联调查团会晤马占山的态度

调查团完成了对伪满政要及关东军首脑的调查后，来到哈尔滨。调查团中方顾问顾维钧便向调查团提出与马占山会晤的要求，调查团团长李顿当即表示同意。

对调查团与马占山的会晤，日本政府及伪满强烈不满。当调查团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双方意见的必要”为由，就会晤马占山问题与伪满正式交涉时，掌握伪满外交实权的外交部次长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大桥忠声称：马(占山)利用委员来满发起反对运动，此际委员会与反军马(占山)的会见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对委员会所提之希望殊难同意。关于当时的情况，顾维钧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写道：“晤马(占山)问题，长春方面认为侮辱，交涉已告决裂，日人愤激，授意各报攻击调查团与华代表，并称调查团必赴江省，则撤回警备和保护。惟调查团能仍决向前往。本日满派报用大字登载新闻，谓弟策略政治活动，调查团亦依弟而行，实与撤销华代表入满之宗旨不符，现除加以逮捕别无他法云。自昨日起代表人员外出，均派华、日、俄人同时武装跟随，寸步不离，空气十分紧张。”

尽管日本与伪满对调查团与马占山的会晤横加阻拦，甚至以不保证调查团的人身安全相威胁，但调查团并没有放弃会晤马占山的计划，而是决定绕道苏联的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与黑河仅有一江之隔)与马占山会晤。为了阻止这一方案的实施，日本驻长春领事代重德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发出警告：不得为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本来苏联在“九一八事变”时期就一直采取谨慎的“中立”态度，深怕某一行动惹恼日本，从而引起日本的报复。所以当日本对其施加压力时，苏联便借机推诿，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证。

为了补救与马占山会晤的失败，李顿还于6月1日派英国记者海米斯、瑞士记者林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海伦会晤马占山，了解有关情况。两位记者在邓文军长引导下，穿过火线采访了马占山，马占山与两位记者讲述了日本制造伪满的真相。

从上面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国联调查团在会晤马占山的问题上，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的。面对日本的阻挠和伪满的威胁，他们进行了必要的努力，而且李顿也明确表示对采访和来信给予充分重视。起初，我们常把国联调查团与日本侵略者视为一丘之貉，认为他们不过是为日本侵略辩护或寻找借口。后来尽管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了进步，评价也

较为客观，但是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不错，国联是由西方列强控制的，国联调查团代表了西方列强的利益。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也确实多次同日本一起，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但是，西方列强与日本在华利益也存在矛盾。随着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排斥他国利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在华权益日益受到威胁。特别是日本公然对作为国联基础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挑战，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列强的不满。正是出于以上原因，代表西方列强的国联调查团才从维护一战以来他们所确立的国际秩序出发，借口国际道义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企图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他们在会晤马占山问题上采取较积极的态度正是为了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限制日本权益的进一步扩张。

尽管国联调查团在整个调查中，始终存在与日本及伪满妥协的一面，但它在与马占山会晤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对我们中国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对马占山进行调查本身就说明调查团已充分认识到：日本和伪满并没有完全控制“满洲”。在“满洲”依然存在武装抵抗日本及伪满的运动。

## 三、马占山会晤国联调查团时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了依靠国联，限制和阻止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马占山受其影响，虽然已率部抗战，但他也始终把希望寄托于国联。尤其是“前有强敌进逼，后无要塞可守，内而械弹匮乏，外而山悬援绝”的情况下，更是希望“国联能主持公道”。当他听说国联调查团不日行抵东北时，毅然冒险率部出走，重新树起抗日大旗。并设法与国联调查取得联系，以揭露日人强奸民意、制造伪满的阴谋。

1931年11月6日，即江桥抗战爆发的第三天，马占山便向蒋介石、张学良及全国人民发出通电，解释他不得已而奋起自卫：“占山原以此事国联已有办法，力主避免冲突，而日方不顾世界和平，始终贯彻其侵略满蒙野心。江省处于愤不得已地位，为迫切自卫起见，已与武力周旋。”这反映了他在江桥抗战初期寄希望于国联的心态，也是他仍把希望寄托于国联的一种表白，他不希望别人误认为他积极主战，他之所以起而抗战乃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在次日的电文中说：他在率部抵抗的同时“并将最近情况电向国联声请设法制止，静俟世界各国公理之解决”。在11月18日的通电中又说：“兹为俯顺舆情，尊重国联，暂行退避相当地带，静候公理之解决。”在他看来，国联盟约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公理信条”，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凡适合不平等之争执问题发生，依公理解决，信可获得好果；暴力终必为公理所屈服。”

1932年3月中下旬，当马占山从韩立如处听到国联调

查团不日将来东北调查时，极为振奋，认为时机已到，遂决定率领部下出走。4月9日，他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总司令、张(学良)副司令及各爱国团体各报馆发电称：“兹以国联调查团行抵东北，日人强奸民意，谓我东北人民，自愿脱离中央，以遂其侵略政策而欺骗国联调查团。时机紧迫……于月之7日，急来黑河所有军政机关，即时成立，照常办公并将日人强制满洲伪政府种种阴谋，整理清楚，俾得宣诸国联调查团，以揭穿其侵我阴谋。”4月12日，马占山又发出文电，详细说明了自江桥抗战以来之原委曲折。当日方“调集大队日军，进迫省垣”时，“我方以尊重国际联合会决议案及非战公约，竭力避免冲突”；当敌人“得寸进尺”对我和平居民狂轰乱炸时，“占山因重人民之吁请，并重国联之公决，始将所部撤退海伦一带”；最后当日军用重兵夹击，以期消灭我军实力时，马占山为缓敌进攻，决定相机应付，虚与委蛇，并俟机探求“日人侵略我方之真确计划”。不料日人不顾信义，马占山反落圈套。“兹者国际调查团不日东来，若不将占山四十余日亲见亲闻之日人种种阴谋揭破，宣告于世界，谁复知日人之鬼蜮伎俩，更谁知我东三省三千万民众，出此万劫不复之地狱耶。”同日，马占山还恳请洛阳国民政府（因“一·二八上海事变”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迁往洛阳）及北平绥靖主任张学良将一封详细揭露日本侵略东北和制造伪满的电报转交国联调查团。他在电报中着重揭露了日本军政人员在伪满操纵一切专横跋扈的内幕。比如其中写到：“9日溥仪就伪执政职，一切仪节，皆由日人主持，傀儡登场，此之谓也。最可恨者，是日本本庄繁来长监视溥仪就职，予令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满洲伪国政府设总务厅长，由日人充任掌管各部一切实权，凡不经该伪厅长签字盖章，一切政令不得进行。”“辽吉两省应由日人充任之总务厅及警务厅厅长，掌管各该省一切实权，凡不经其签字盖章，一切政令不得施行。”“所有东三省各报馆电报电话，均由日人背后主持”。这就是日人标榜的“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的“满洲国”。

为了直接与调查团取得联系，当得知调查团抵达哈尔滨后，马占山便派省府参议姜松年去哈尔滨、王子馨去齐齐哈尔与调查团联系。王子馨到齐齐哈尔后，日军在王子馨身上搜出了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结果王子馨被日军装入麻袋

从楼上掷下活活摔死。姜松年在哈尔滨美国领事馆找到了调查团并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姜松年向调查团转达了马占山对调查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代表马占山邀请调查团前往海伦会晤，视察义军情形，了解民众情绪。当调查团问及马占山对调查团的希望时，姜松年答到：“马将军对贵团最大的希望是将东北非武装民众的意见和已经武装起来的民众抗敌实况，宣布到世界，使各国人士明了东三省的人全都一致反对伪满，不致受日本以一手遮掩尽天下耳目的欺骗；希望国联实行规约，制裁侵略国日本，以今争取远东及世界和平。”

后来，出于日本和伪满的阻挠以及苏联的不予协助，致使调查团前去海伦的计划无法实现。当李顿派来的记者到达海伦时，马占山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接待，首先向他们说明了自己曾于4月12日、17日两次致电调查团，而且前不久又派姜松年、王子馨前去与调查团联络。他告诉两位记者，“日寇谎言，满洲人独立，东三省自治，又说伪满洲国的成立，出于东三省的民意和拥护，这完全是造谣。挂羊头，卖狗肉，以欺骗国联，强迫世界。我马占山敢发誓，敢保证，全东三省三千五百万人中，找不出真心赞成伪满洲国的。”

由于马占山对会晤国联调查团态度积极，以往的研究者常常指责他迷信国联，其实如果说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时期一味依靠国联，似乎言之有据。但把同样的罪名套在马占山身上，就似乎有点不妥。过去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式，只简单地看到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的共性，片面强调武力抵抗。实际上一个事物都有矛盾的主次，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侵华过程中虽有合作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争夺和竞争。在“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国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主要的，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在不放弃武力抵抗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外交手段，利用西方列强与日本在侵华过程中的争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敦促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制裁，才是上策。当时国联调查团正是担负着调查“中日纠纷”的重任，积极与其合作，帮助其弄清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及其制造伪满的真相，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

马占山将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

□编辑 / 张港